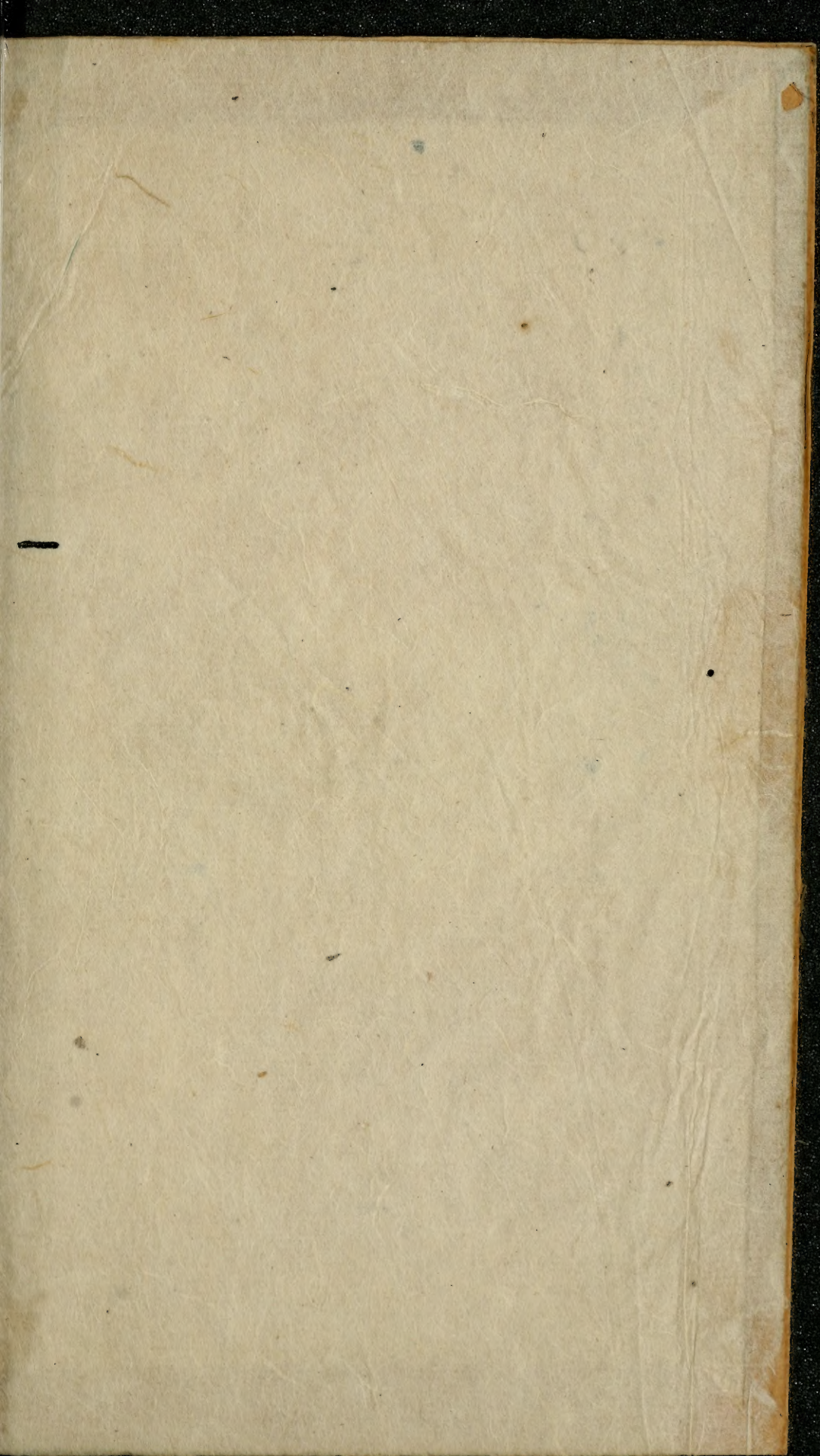


欽欽新書二



欽欽新書目次

第四卷 批詳島抄一

佟國器問刑條議

七條通論 佟氏字匯伯

李士貞人命條議

六條通論 李氏字毅可

徐斯適人命首議

飭禁誣賴

陳秉直人命榜示

飭禁安報 陳氏字司貞

李嗣京人命申詳

禁妻佐領 李氏字少文

尤侗人命條約

約禁圖賴 尤氏字展成 歸西

鄭瑄人命私議

嚴禁圖賴 鄭氏字漢奉 歸昨

增 福人命新奏

檢骨圖格

第五卷 批詳島抄二

毛際可勒死詳駁

殺妻圖賴 毛氏字會侯

沈迪吉毒死詳駁

弑夫圖賴 沈氏字惠孺

林雲銘假命中詳

買屍圖賴 林氏字西仲

馬瑞圖假命中詳

假屍圖賴 馬氏字遇伯

顏克燬燒棺審語

自縊圖賴 顏氏字孝叙

高翔落水審語

兒溺圖賴 高氏字雲旆

張一魁病死審語

道院圖賴 張氏號梅菴

李清病死審語

儒巾圖賴 李氏字心水

毛賡南自縊審語

虐妻自殺 毛氏字南薰

王士雲自死審語

出妻自盡 王氏字望如

陳開虞兩殺判詞

怒淫獲殪

張一魁自殺判詞

妒影浪死

王士禎弒逆判詞

與妻弒母 王氏字貽上 歸漁

李嗣京疑獄讞詞

義子弒母

周亮工自縊批駁

驕妾弒嫡 周氏字櫟園

馬瑞圖誤藥批駁

庸醫殺妻

第六卷 批詳島抄 三

王士禎大慈中詳

聚徒弒兄

稽永福故殺覆勘

倚兵殺長 稽氏字通遼

趙進美劫殺批判

雇奴弑主

倪長玗糾殺批判

嬖奴弑主 倪氏字伯屏

趙最超獄申詳

男淫疑殺 趙氏字我唯

張能麟奸獄回批

僧淫判殺 張氏字玉甲

周亮工奸獄駁語

強奸為和

王階逼殺批判

強淫自縊 王氏字旦後

顏克揆老獄改議

誣服伸冤

李嗣京冤獄審議

枉告伸冤

王度復讎駁議

孫復祖仇 王氏字平子

王仕雲誤殺申詳

認盜殺良

張一魁自殺判詞

佃客自配

張一魁自死判詞

救人自溺

張一魁自殺判詞

惡鄰自縊

張一魁威逼判詞

圍擒逼殺

張一魁威逼判詞

搜索駭死

趙開雍過失判詞

揮鎗誤中

趙氏字五絃

胡升猷過失判詞

掉鎗誤中

胡氏字貞巖

李嗣京詐獄覆審

瘋狂歸辭

劉沛引浪死申詳

烟酒醉死

劉氏字松舟

趙開雍保辜戾疑

折腿刺目

紀咸亨疑獄覆議

掘塚無證紀氏字載之

咸亨元年五月

詔許州刺史

李嗣立將兵討

賊王君

賊王君

賊王君

賊王君

賊王君

賊王君

賊王君

賊王君

賊王君

賊王君

賊王君

賊王君

賊王君

賊王君

賊王君

欽欽新書卷之四

洌水
丁鏞輯

批詳島抄一

批者上司之批判也詳者下縣之中詳也申詳吾東謂之牒報批判吾東謂之題詞也批詳之外有審有駁有讞有擬其體裁大畧相似有用四六駢語者有單股說理者總皆典雅精嚴非如吾東題牒之鄙俚支離為可厭也其或雜以俳語有如戲弄者佻薄之咎非欽恤哀敬之義也其或宦話文句艱深難通者靜究而求其例皆可通也今取奏議榜示等數道冠之在上此其總議

也次列批詳諸文以具衆情掌獄者庶有取焉所取寡約然一臈和踴不在多也

佟國器問刑條議

七條通論

為條議問刑則例以裨明慎事竊有制治之道刑名最重在京有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衙門皆為法司九卿之中司刑名者實居其三臣閱邸報伏讀旨意批駁及三法司覈議可謂精且嚴矣第有招而後有省有省而後有議上者引律以議其罪也省者問官審斷之語也招者曰問官審語而行為犯人自招之詞也議與省違則法司得按律以正其非而招省之間或失犯人之情法司無如何也其最

重者莫如人命強盜二案人命真偽全憑檢驗查宋時有洗冤錄一書原付律令頒行天下明朝久不申飭所以問刑之官不察其義以致屢審不決淹累經年民之死於法律者少死於訟獄者多臣奉有簡訟省獄之勅若不發明其理部晰其弊則訟何由簡刑何由清謹將人命條議七款為我皇上陳之

解曰則例猶法式也明慎謂刑獄之本也

易曰明慎用刑批駁

卽獄批獄駁批者考定也駁者覆難也犯人犯罪之人也東人以正犯干犯為手犯之犯雖主謀殺人者若無手犯疑不可以名之曰正犯非矣人命者中國稱人命

猶吾東之稱殺人也淹累謂滯獄也

係累而淹延

勅詔也

一告人命狀必要明開用何械毆某處見今某處斜傷長
闊若干某處圓傷橫圍若干問官審訊如果情真只於所
毆之處檢驗傷痕立見真偽臣每閱招嘗見問官全不理
會假如原告本說耳根一下打死而渾身檢驗動數十處
傷痕於是院司以傷痕不對為駁詞問官增毆打情節為
比對不知人生一世自少至壯或失足墮跌或疾病捶按
或生瘡被擊或負重著堅血不流行輕傷著骨則紅日久
而消重傷著骨則青終身不散問官不知其義以致訟者
數年不決累斃甚多也

解曰明開謂明白條列也斜傷狹而長之傷也圓傷圓
作團之傷也不對猶不合也駁詞設難以反問也蹠當
作蹠上跌謂失足而蹠也捶杖擊也按抑壓也謂平日
或受杖而有傷或被壓而有傷也累被謂繫獄而死也
○按吾東圓傷尺寸每云圓圓長幾寸幾分不成文理
必當改也

一有致命之處有致命之傷頂心顙門耳根咽喉心坎腰
眼小腹腎囊此速死之處也腦後額角膏肓背後脇肋此
必死之處也肉青黑皮破肉綻骨裂腦出血流此致命之
傷也致命之傷當速死之處不得過三日當必死之處不

得過十日若當致命之處而傷輕或極重之傷而非致命之處雖死於限內當推別情不可一槩坐死

解曰必以重傷要處兩者相合乃為死證但一非兩則當尤隱情也上節本無寃錄文

一檢驗之時檢官嫌其凶穢皆不近屍惟聽仵作喝報或多增分寸或亂報青紅間有犯人與屍親爭傷而檢官竟不經目止執一筆為仵作謄錄耳及再更檢官再更仵作或暗賣屍格約與雷同或意欲重輕多增疑似以致兩檢不同每駁四五檢者既以挺刃喪命於生前又以薰煮分屍於身後寃讎未雪暴露經年況血屍傷痕易辨枯骨傷

痕難辨亦有薰煑數次真正傷痕亦在滅沒之間是愈檢而愈訛也凡屢檢不定之案初檢官應置劣考

解曰仵與伍通偶對曰仵也舉屍翻轉之人兩人為偶與之對舉故命曰仵仵也喝報猶聲說也青紅痕瘡之色也屍格屍帳之具式者也重輕謂使情輕者變而為重情重者變而為輕也上司之駁至於四五則獄情疑亂而奸謀得售也血屍新死之屍也按此謂屢檢之獄初檢官應置劣考恐不可也初檢得實而覆檢誤執以至三檢四檢者亦多將亦罪初檢乎愚謂究竟得情之日其不得情者有罪其得情者有獎斯可矣

一衆人共毆一人致死合應檢驗最重傷痕以定首犯然有昏夜醉後群毆而定執某人打某處者雖毆者不能自和其所毆之處不能自記其所毆之數而況證人乎大抵共毆只問毆人因由不當刻舟求劍致有冤情也

一告辜限期照手脚金刃他物等類分別二十日三十日五十日立限律例所載詳矣第係一月者要查大建小建大小此生死出入之界不可不慎也

一伴作之弊有以白礬蘄木黑礬五倍茜草等物製造青紅等傷任口喝報檢官既不經目卽省亦不精細有誣成大獄者此弊最要深察

一人命重案動輒經年其中干連人犯必多在縣守候已
稱苦累至於起解或隆冬盛夏或老幼病人民間疾苦多
少難言尚應止摘緊關自正犯並徒流罪名者起解外再
屍親一人干證一二人對質足矣其餘人犯盡行摘發寧
家

解曰在縣守候者即本縣拘留也起解者捉送上司也
徒流罪名謂干犯人等也寧家言歸寧乃家也昔在
海州查松永訟事一宗二十餘人因再行查審淹累營
獄七十餘日余請正犯一人之外悉放寧家使之作農
僉曰啓下罪人不可徃放余曰監司之職本所以巡行列

邑諸郡諸縣皆可以拘罪人何必松永不可拘矣再三申請乃得縱遣

李士禎人命條議 六條通論

為刑名有一定之讞法大槩有終素之科條謹陳末議請
乞憲鑑倘有可採俯候批行刊發所屬

解曰憲鑑謂上司之照監也批行東人謂之題下謂伏
俟批下刊行此條于所屬諸縣也

一人命以原詞為據隨告隨審即違亦不得過三日此為
定規尤不許于臨審時更投多詞改換情節添減犯證展
轉牢告除亮犯應行羈禁外見證鄰佑多不過三四人隨

案質審分別保候不許一槩羈禁亦不許聽信經承差役株連多人致滋詐騙

解曰原詞謂苦主原告之狀也隨審謂卽行檢也臨檢投詞苦主之變辭也犯證者犯人證人也羈禁猶拘囚也質審猶躬審也保候東人謂之保候也謂之保候者今此保候以候覆審之日也經承左右承事之人差役在下執役之人也詐騙猶欺賣也

一人命以傷痕為憑奉憲不許轉委佐貳補負定例印官親臨屍場檢驗如但隔壁聽作作指報則印官必須親臨屍場之為何須將傷痕顏色分寸某處偏左偏右皮破骨

折紅植白植係其器所傷分晰致命不致命如金刃手足
磚石木棍等器果如傷痕相合檢驗的實審與口供無錯
即填屍格以定山案不可聽信伴作經承含糊混報致成
疑案難結更不可遲延時日以致屍潰難檢

解曰奉憲者上司也佐貳本縣丞佐之職也補負猶充

位也

苟充檢官之負額

印官縣令也為何言非本意也紅植血

出之痕白植皮令之傷也磚瓦甃也棍棒也非吾東所
謂棍杖也看審與苦主口供無錯乃填書于屍帳式以
定不動之案也山者不動之意難結謂究竟無以結局
也

一人命以初情為真檢驗之日即研訊屍親兇犯及緊閉
證左確實各口供隨時追獲兇器因何事起釁何人見證
先後下手何人致命重傷行兇及致死日期為首為從情
節逐一訊明即便定案以防後日狡辯參差

解曰初情謂初檢所告之情實也研訊猶細問也

磨之又研

不粗

追獲猶尋討也吾東謂之拾得其言俚矣狡辯奸

詐之言也

鄭海州述仁云昭脫之案不厭明核若夫

結構之案宜從渾朴若刪去浮辭表顯確證劈破疑端
呈露隱情使罪人毋敢一毫游移於他日則雖剛明得
譽而非所以養福樹德余深服其言凡情理凶毒之外

或乘憤使酒犯惡於一瞬之頃者檢官宜深體斯言勿以竭其情為能也

一謀殺故殺清律甚重如果有陰謀詭計或有意欲殺須依律坐罪若無謀故實跡證口有據自認無辭者不得輕議強引至鬪毆殺誤殺戲殺過失殺以及威逼等項殺各有一定之律例亦各有不同之情節如鬪殺者以一人而敵一人者也有兩人則為共毆非鬪毆矣鬪出一人之手又不可以從論也故殺者故意殺人意動于心執物毒打致命當時身死是有心害命也此為故殺隔日身死為鬪殺若意欲殺人先告于為從者使隨我而殺之則為謀殺

非故殺矣故殺者出人之意不可以從論也若人不知故殺之意卒然相遇遇共毆則亦共毆餘人而已○同謀共毆有分有合分而言之有同謀而不共毆有共毆而不同謀合而言之始既同謀終又共毆究其下手毆傷致命之處之人坐以絞罪原謀者不論其共毆與否並杖百流三以其為禍端之所起若共毆之人雖有別處重傷亦止杖一百以其下手致命者抵償矣故不深罪若原謀自行下手致命或棍打不知何人下手俱問原謀絞其他俱餘人若同行之人既不與謀又不助力乃是不行勸阻只問不應如議甲乙丙俱依同謀共毆人因以致死者以致命傷

為重乙下手律絞甲原謀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內餘人律杖一百是也

解曰自認謂自服其知罪也共毆之獄究其下手重者以為正犯乃法例也此事最難全靠詞證不如徐察情理孰主孰客孰強孰弱其庶乎有辨矣

一共毆者惟有亮器又毆有致命重傷者方引充軍其雖有亮器而無重傷及雖有重傷而無亮器皆不得剪摘例文妄引矣如審係某情即定某罪其口供叅看引律務須一意到底不許口供滓混叅看與引律舛錯如共毆致死者須悉某人持某器某處有致命傷口供務與傷痕

兇器相合獨重者議抵不得揣摩懸坐以滋辯實 或有
自盡身死者隨即詢其無有真情威逼情形即便趕釋不
究仍差人押令限三日掩埋則輕生刁惡之風自息矣

解曰剪摘例文謂拈出律文去頭截尾取其一句與詞
證合者以成獄也口供者犯人之招辭也叅省者隣省
之指證也即所謂詞證也引律之法專主本人口供雖
叅證真的引律者若把口供叅證牽混成罪即非法意
必要口供與傷痕相合斯蓋恤刑之古典或恐衆人合
謀歸罪於孤弱之身以脫出其所愛也今之斷獄者每
云衆證歸一輕斷不服之案此仁人之所宜慎也尚記

北帝咸奉連之獄衆證歸一以脫金太明之死若非

聖明俯燭奉連何以活矣此議所戒蓋為此類議抵

謂論死也

也抵償

揣摩懸坐謂口供不服而以私意猜度

懸空以坐律也辯實謂犯人辨訟自脫之孔穴也趕釋
謂趁即白放不追究也押令掩埋欲其不復起也輕生
刁惡謂自殺以圖賴也刁踊刁騰皆自激相高之意

一檢屍另有一種奇弊謂之買屍造傷不惟傷假并屍亦
假莫可測識有等奸民慣盜新墓中骸骨以早礮五倍蘓
木等物造出淺淡青紅等傷賣與誣告人命賄通通作
以此陷害良民檢官不能覺察間有誣成大辟者所以檢

屍最難不但傷之重輕宜辨並屍之真假亦不可不察也
案吾東幸無此俗然為檢官宜知天地間亦有此事大
抵檢場宜令苦主犯人咸覩屍體而每疑母令犯人受
縛在別處不見屍體脫有此俗無以昭其奸也

徐斯適人命首議

飭禁誣賴

天地之德惟在好生律法之嚴最重人命故於始死而相
驗甚至朽爛而剔骨一之不已而至再至三凡以使死者
得以伸其冤而刑者足以服其辜也至傷痕重在初報檢
驗不許過三防其久則滋弊且恐干累並戕害枯骨故立
法獨詳總以敬慎人命為主倘冒昧出入則足以上干天

地之和下減己身之福明陷降罰之國典幽遭鬼神之冥
誅又況于公受賄賂顛倒是非者乎奈有等貪心昧己者
但見詞屬人命無論為真為假一閱私喜以為竒貨可居
無論日後貪墨在法即此一念神明已奪其算矣

解曰前議云有等奸民此議云有等貪心有等猶言或
有此等也○察中國之法檢不過三吾東之法四檢五
檢未有限節只滋惑亂無補明慎刑官宜有提奏以三
為度似合理也

殊不知人命一案十有九虛西北多觸石投崖東南每服
毒自縊實出一時憤激以為雖不能索彼之命必能破彼

之家以此輕生于一朝治獄者即明知其偽而近時秘訣
以為假人命最可得錢原告自知情虛而不抱怨被告得
蒙開釋而反感恩於是肆志咆哮差役作作狀師幫訟先
棍種仁小人乘此以明勒暗索撞歲裝風無所不至而其
家果破矣然上之人不惟不知自罪且以為恐曰彼干此
重網吾脫出不致于死即多金彼所樂從有何冤枉嗟乎
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夫受賄而出脫則不行賄而坐
罪可知也其猶有人心者即不坐罪而淹滯不決可知也
甚而肆詳累駁以致屍腐骸拋死者不得掩土生者不得
寧家非司民者之罪而誰罪哉

解曰此圖賴之誣也西北東南土俗之殊也然服毒自
縊之俗普天所同不惟東南然也狀師巧飾文狀之人
幫訟幫助供招之人指導教唆者光棍謂頑滑可棍者也明
勒謂公肆搆勒於法官之前暗索謂密討賄賂於幽獨
之地也撞歲裝風謂改換歲月偽飾瘋狂也○案鬻獄

恒事也藉使印官不必肥已而裨佐賓客有受之者矣

至於首吏刑吏十獄十鬻余未見不鬻者矣中國惟圖
賴之獄有此受賂吾東凡真殺誤殺無不行貨余久在
民間知之詳矣不惟破家必成破村嗟乎胡不察矣

嗟乎事有因由不推究則不明人有良心昧則斷喪

予以為凡枉死者皆官死之也彼見趙甲死而錢乙敗自然孫丙倡而李丁隨競爭鬪死者緣此而日多故曰皆官致之死也夫假命圖賴律有明條使聽訟者毅然指天矢日絕無曖昧按法反坐以罪則彼見已死不足以累人死之無益其所全者不已多乎且惟公生明天地鬼神自有夢寐之可通者更何冤獄耶即使偶有覆盆而亦可告無罪于矣公矣慎爾已

解曰甲乙謂前獄不反坐也丙丁謂後獄又繼起也我心既公且慎矣設有誤決亦可以自告無罪于矣心公慎矣

某循資亦備一官日夜以此自誓不愧菊菴故又以此佈告宰官先生大人之前致富之道舍此夫豈無術苟為守令者于人命不受一錢則郡邑之無枉死者皆其所留矣為監司者於人命不受一錢則郡邑之無枉死者皆其所留矣自然天地庇佑鬼神護呵祿位崇高子孫綿遠其視彼得阿堵物旋以轉猷于人為利豈特百十倍而已哉若夫真正人命雖云解網必出哀矜稍涉私情終貽鬼怨可不畏歟可不慎歟

解曰凡自殺之人其意在陷仇以破家苟嚴立法條凡自殺以圖賴者勿許追究則自殺者鮮矣若夫哀冤窮

迫不得不死者非圖賴也

陳秉直人命榜示

飭禁妄報

照得江寧積弊地方人命無論真偽保甲索詐不遂即行
申報以致小民生者拖累死者暴露為害不淺本司深悉
其弊是以前經申禁凡果真正謀殺故殺毆殺方許保甲
具實申報其投河自縊路倒並失脚落水等項許屍親立
時收殮掩埋不許報甲妄報屢經出示嚴禁不謂猶有踵
習故弊仍前不法者

解曰保甲謂吾東之里正也

鄰保之
甲首

索詐謂討賂也路

倒謂道路之僵仆也出示謂榜示也

今聞上河地方張瑞義男安兒失脚落水身死被保甲通報廳縣乃該縣印官不行察明差役四出致胥役居為竒貨希圖索詐不容掩埋假令果係真命該廳縣亦當隨行親檢即著暫殮亦不應差役肆擾况係失脚落水原非真命著拘勒指將欲何為乎顛法殃民殊可痛恨除立拿保甲縣役究處外姑再嚴行飭禁為此示仰闔省軍民並保甲人等知悉嗣後凡地方人命如果係謀故毆殺方許保甲申報至于投河自縊失脚落水等項俱聽家屬掩埋一槩不許妄報如保甲仍前不遵借端妄報及該地方官擅行差擾許被害之人即赴本司喊稟以憑立拿究處決不

再宥

解曰廳縣謂廳事之縣堂也差役如吾東捕校刑吏者
流也即著猶言即屬謂囑付本里也著拘謂囑付本里
拘囚也勒指謂強指為犯人也籲法猶言蔑法謂籲視
法禁也除立拿以下謂先從發現者嚴治之外又此申
禁也喊稟猶號籲也立拿謂立地拿來也

李嗣京人命申詳 禁委佐領

為人命全憑初驗委官多至殉私乞賜申飭州邑正官必
躬必速人鬼兩無冤蔽事竊照人命大獄終始論傷真則
有死法否則有生法縲頸仰藥投河圖賴有不咎法以省

惡俗之輕生更又有反坐法以儆僭屍之孤注所藉明察
長吏無委貸以啓混淆之端勿紆緩以滋蔓害之局金科
不爽鐵案斯成乃州邑正官每口厭穢憚煩人命初告不
即躬行相驗輒委之丞簿尉巡此輩鮮知自愛妄謂堂官
青目委驗一節必其河潤我者亟責賂於被犯不盈不厭
一時衙胥仵作之流亦群起而需索之與屍未入于官目
而被告身家已幾亡殆盡矣及臨驗時仵作之口委吏之
手如傀儡登塲上下相蒙以覆或埋沒真傷混稱發變不
言分寸槩稱散亂又或雜報青黑作服毒之左證或捏痕
八字為自盡之辨端

解曰申詳者下官報于上司也委官按獄之官也人鬼
犯人與死者也借屍謂取他屍假稱被殺也博簍賭錢
者終以一擲盡輸全貫謂之孤注謂借屍者以此術盡
攘人財產也委貸謂委任下位以借權也蔓害謂蔓延
以流害也蚤亞官也其次主簿其次尉其次巡徼之官
吾東之軍官也青目矐也河潤謂澤被也被犯謂被告
或犯人也捏痕八字謂捏造偽痕狀如八字以明其非
自盡也

至如縊死與被勒有別溺死與拋屍有別自刎與被殺有
別生焚與燬屍有別諸如此類未易更僕使於初驗不為

究明日久皮消肉化簡時無先的據何況衙官法為賄奪而增減有無勢所必至耶此堂官據以上申即批行覆簡作作堅獲初報依樣葫蘆致疑關辨竇屢駁不休途斃獄吏批踵而起即皆初檢不躬階之屬也

解曰拋屍謂以死人投水假作溺死也簡時謂再三簡檢之時也此堂官以下謂近日上司據申報即題批使之覆檢乃覆檢官之作作必也求獲初檢之報依樣摸畫使初覆相同也疑關可疑之肯綮辨竇可辨之孔穴也屢駁謂上司屢執檢報起疑摘疵以駁之也批踵猶接踵也

職以為人命初起斷宜量地遠近在一二十里內者正官
即帶吏仵急往親驗毋使屍變即遠在百里內外者亦限
三日內樞至親驗其時日手足金刃傷痕犯證悉書于初
報中心真情纖悉莫遁而後始通詳斷不宜假手佐領若
重行簡視亦當面驗枯骨以決前仵有無差訛庶殺人者
無勿傷重泉之目可瞑誣罔者無濫人肺石之立可空仰佐
上臺之詳德即嘉師永賴矣

解曰職自稱也樞至親驗者中國之俗遠者舁屍八邑
以請官檢故待樞至也詳斷者詳申之論斷如吾東檢
報之跋詞也假手謂詳斷之文倩人撰述也重行簡視

謂覆檢也肺石周官之法也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達窮
民也肺石凡惇獨之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則朝士聽其
辭以告肺石空則知民之無寃矣上臺上司執憲之臣
也嘉師謂良民出呂刑

充個人命條約

約禁圖賴

一禁圖賴好生惡死常人之情自經溝瀆匹夫之諒奈何
偶然小忿動輒投繯死者能復生乎因而借屍糾黨鎖縛
拷掠辱及婦女又有惡棍從中播弄在幫與訟騙詐百端
真贗未分家先立破及至告官此中陋俗有斷給孝布之
例是以妻見夫縊而不解子見父縊而不救窮極無賴便

思自盡一著夫殺身以利妻子死者何愚圖財而棄父兄
生者何忍今後自縊者果有威逼真情方准斷燒埋銀兩
如無可畏之狀彼自輕生于人何害不惟毫無斷給仍坐
以誣告之罪

解曰圖賴者挾屍刁惡之名東語賴曰臆指白賴曰生
臆指圖賴曰謀臆指大明律有圖賴反坐之法東人不
知為何罪故不能照本律也投繯自縊也借屍掘取他
屍也糾黨合類以朋奸也惡棍頑惡可棍之人也扛幫
助舉之意謂指唆以起事也家先謂財產也

先世之遺業孝

布喪服之布凡被賴者輸貨于圖賴之家而名之曰孝

布也不解不救利其財也無聊謂貧困無賴計無所出

也一著謂唯此一著可以得財也

一著本墓局下字之名

燒埋銀

兩中國之俗有火葬土葬凡威逼致死者雖不償命令
助葬需名之曰燒埋銀也可畏謂威逼之狀果足以惶
駭尤死也若其所謂威逼無十分危懼之情則官當不
令助銀又用反坐之律也○案吾東無葬銀徵給之法
故圖賴者亦少由是觀之中國徵給之法蓋衰亂之本
造也用於葬乎仇人之財不可使葬其親也用於家乎
古者不家於喪况親死之謂何因以為利忘其仇而用
之乎王者教民以義不教民以利中國之民習於此俗

利誘以生故圖賴之誣接踵比肩皆由葬銀孝布之等
壞人心而汙習俗也後之君子其勿以中國之法而或
思倣行焉可矣周禮調人調和萬民之仇無徵財之法
只言語以成之

鄭瑄人命私議

嚴禁圖賴

人命閔天誣賴一節極為慘酷下輩恃此放刁至奴僕賈
主人頑佃梗業主妻妾制夫長一有不虞即鄉族乘而攘
臂搢紳因而磨牙搶家私辱婦女縛屍灌汴以求賄賂則
有子激死母妻氣殺夫恃多男無賴死之根指富家為甘
脆之貨則有虐屍燒骨踏門破屋貪寃對袖手旁觀富親

戚遭殃坐罪種_二未易殫述世之官長獨謂屍場一檢足以辨冤補狀而熟知魚麋肉爛鯨吞席噬已至此也

解曰放刁猶言肆惡

謂縱其

頑佃雇奴作農者也業主

即雇主也家私謂財產也灌汁謂下毒藥於死後也凡

欲圖賴者子激其母而勸其母之死妻逞其氣而助其

夫之死多男非窮獨之人本無賴死之理

賴死本窮將人之事

恃此而自辨也虐屍燒骨發掘以造痕也踏門破屋吏

伴之作亂也冤對即告者也吏伴之亂告者袖手而蔓

延之禍至及被告者之親戚也破家蕩產之變已在印

官行檢之先○案殺獄初起官未及聞而吏校伴奴早

已得聞業已踊躍派遣四出捕捉而後乃入告官官又
驕重不遽出檢不知本村已屋破人空烟火蕭瑟矣牧
民者宜於平日榜示村閭曰凡有殺死唯正犯一人拘
囚本村餘勿驚擾又約束吏校曰凡有殺死若官出之
前一夫先出則重究勿赦嚴中戒庶臨事不至放縱
耳

此弊不革不惟啓人自殺且令父子兄弟以死為利暴屍
滅法揣其情由與手刃無異今既難槩置不理但嚴誣告
加等之法凡藥死縊死投水死而不即首明者擬問如律
其係親人逼死以為圖賴之本者勘明重處有乘亂索騙

冒認挾打者嚴究誅令庶親戚無利死之心風俗無搬搶之害其保全不既多乎

解曰首明自服也冒認猶冒沒謂不分別也挾夾棍也

吾東之搬搶奪其家私也周牢

增福人命新奏

檢骨圖格

刑部議曰據安徽按察使增福奏稱查屍親腐爛及相驗不實不須檢驗之案全賴骨格為憑而洗冤錄第一卷中雖載有檢骨之法沿身骨節一篇未奉頒有骨格定式伏查初驗命案男婦止有下體一處不同而檢骨則男女大有區別之處則如男子髑髏骨八片婦人六片男子左右

肋骨各十二條婦人則又各十四條男子兩手腕兩膕肘
皆有髀骨婦人無髀骨男子尾蛆骨有九竅婦人止六竅
是男婦骸骨判然不同倘驗官填註時一有舛錯即與生
前原傷部位不符傷有致命不致命之分罪有應抵不應
抵之別伏思命案檢骨倍難于驗屍若不頒發圖格定有
準繩檢驗之負終屬渺茫難免書件作弊請將人身骨格
定為檢骨圖格刊刻式樣頒發直隸各省等語查命案至
于檢骨其傷痕之有無隱現辨晰微茫自應倍加慎重以
昭遵守臣等將檢骨圖格續纂入洗冤錄屍格之後永久
遵行于檢骨之法殊有裨益

解曰婦人無髀骨者謂輔臂之髀骨也非肩髀腿膀

之髀骨也○按醫書云天靈蓋男子三叉縫婦人十字

縫骨即頂是又不同又婦人產門之上別有羞秘骨見律

○又按醫書枕骨形狀人各不同或如品字或如山字

或如川字或圓尖或如月芽或如偃月或如鷄子

又該按察使奏稱虛恟要害受傷處所皮肉消化皆屬有

骨可檢惟手指指傷咽喉死者生前氣噪虛處被指指痕

尚未實靠喉骨皮肉消化之後應在何骨檢驗又如自刎

身死與被人殺假作自刎者日久屍爛之後其骨色又應

作何分別檢驗並請逐細檢查從前辦過各省檢驗艱難

命案有洗冤錄中所未開載者續纂入洗冤錄內須發直省等語查洗冤錄疑難雜說條載將人致死或經久腐爛無跡可憑者但檢驗顙門一骨必浮出腦殼骨縫之外少許其骨色淡紅或微青皆因氣絕呼吸氣血上涌所致只撥驗此骨便明等語是氣絕呼吸氣血上涌以致于死者須驗顙門一骨令該按察使所補氣察被搥者正如氣絕呼吸氣血上涌致死之條相符○再檢驗之案非但有司訪聞即屬屍親鄰證首告查臣部辦過檢骨成案內如福建省鍾牛仔謀財戕傷周長吟咽喉身死檢驗時咽喉軟骨無從檢傷因起出亮刀賊扇鍾牛仔不能隱諱又陝西省

蘓添受致死蘓學龍蘓學浩二命燒屍滅跡因河水漲發骨殖
冲沒無存拿獲共毆之烟四等到案供證確鑒遂定擬立
案是傷痕無可檢驗及屍骨全無可據之案承審官細心
推勘自有賊證可憑無虞枉縱原未嘗專恃朽骨以為憑
信也 乾隆三十五年

解曰上節謂腐爛之屍唯顙骨宜檢也下節謂腐爛之
屍宜憑詞證賊仗不可專靠於檢骨也

欽欽新書卷之五

泐水 丁鏞輯

批詳雋抄二

毛際可勒死詳駁

殺妻圖賴

看得徐成龍乘機設計殺妻圖人其實至愚而自投法網者也初告陳典等打死人命于憲臺蒙批職審典並不其家縣差張光前亦並未與其妻一面則打死非真故各擬杖具詳蒙憲駁以徐成龍移屍興訟風不可長憲臺洞察已與照膽復拘再訊忽盡改供縊死若果係縊死前曾再三研詰知證徐開基等何並不露縊之一字乎令其鄰

證具結方檢俱不肯結而具結者止一李玉也

解曰徐成龍正犯也陳典疑里甲之類也張光前被告

者也徐開基李玉其和附者也陳典以張光前打死人

命發告于憲臺

直告上司與
吾東法不同

蒙批吾東謂之受題也職

自稱也審猶查也查其案狀則陳典不到徐家而妄為

發告張光前不見徐妻而橫被誣告故前報已言之也

擬杖吾東謂之請刑具詳吾東謂之論報也蒙憲駁者

承上司駁論也復拘再訊者依上司之命也縊死謂自

縊也知證猶看證也令其鄰證具結方檢者使其功鄰

干證以耶婦人真正自縊之狀結供然後乃許開檢猶

吾東之有檢前納招也諸人俱不肯結者恐檢驗傷痕不是自縊之形則有誣結之罪故不肯俱結唯李玉頑亮獨敢具結也

職即詳憲親檢並無致命等傷至于頸項繩痕前後交匝耳後又無吊痕的係勒死非吊死也查劉氏死于七月初一歷大暑而至大寒迄今尚無棺殮其屍尚未潰損豈非冤魂之待白乎隨即研審徐開基云既蒙檢出聽憑公斷李玉改供云聽得說不才緝死等語鞠之徐成龍始供劉氏原係再醮前曾犯奸在府成龍居鄉不知誤娶自謂身克府吏家世平良恥言人笑欲去無由遂乘機趨縣差相

嚷去後閉戶勒死將屍挂挿屏乃自從窓越入走至徐開
基家過道中佯若不知以為移屍嫁禍一舉兩得之計俯
首直認職查此案係真正人命又不在誣告之律而當以
人命究擬者也至李玉附和妄結罪不容寬開基初審不
即直供姑念為親者諱情有可原張光前徐成龍陳典應
照前坐擬

解曰詳憲猶吾東之言報使也

中國之法先報
上司乃行檢

並無致

命等傷明非張差打死也吊痕吊挂之痕也勒死被他人
勒死也自縊之痕不能過耳後此既交匝耳後故知被
勒也勒者對徐開基本成龍之族人故雖有移屍之怨

而不即吐實但云既蒙開檢惟從公決斷是聽是靠也
不才者也李王云聽成龍龍謂其妻不慧也緝死讀之
如緝捕之緝謂執而殺之也官得此改供乃歲訊亮人
始吐實也言笑猶譏笑也相嚷吾東謂之相詰也挿屏
在兩家之間吾東謂之板墻掛屍于此乃從壁間踰越
至開基之家以作自縊吊掛之狀還出路邊佯若不知
也其必移屍于此家者將云劉氏適往此家被縣差毆
打不敢畧忿有此自掛而並乞開基為之立證也若不
移屍
則疑於自
家中殺之直認謂服罪也猶言知
罪也真正人命猶言真正
殺人也張光前並擬者以有相嚷之咎也歟

沈迪吉毒死詳駁

弑夫圖賴

王良玉之毆打鄭仁固人所共見特鄭仁之死實不死於案內之毆而死於案外之毒不死於讎家王良玉之手而死於已妻丁氏與姪鄭奇及舅丁好兒之手也丁氏與鄭奇通姦仁知風而吊拷丁氏且有必殺鄭奇然後甘心之語鄭奇逃匿隣村久而不返某日鄭仁赴集偶遇惡家於狹路乃以他事結讎之王良玉也彼此交攻適良玉之弟良珍在亦揮拳助毆仁遂於當夜畢命此仁母王氏所以有人命之控也在良玉自以殺人抵罪王法昭然絕不疑其有別故兄第二人遂不待刑訊之加而自分首從甘認

抵償聽斷者至此自不復於抵償之外別尋枝葉矣此丁氏與鄭奇輩得以漏網經年有病而莫之戮也

解曰王良玉被告者也鄭奇死者之從子也丁好兒死者之妻弟也謂之舅者妻族謂之舅是俗稱也

下亦有此稱

知風猶言猜影也吊拷懸而毆之也赴集赴宴會若杜會也控訴也甘認抵償謂甘心自服將自償命也

卑職展轉是案獨疑其被毆之後猶能獨自歸家歸家之後猶能飲酒喫咽似非狼貝太甚者何以能死且死之若是其速也及聞臨死之聲音考屍單之顏色聲音則滿口叫號顏色則遍體純青其為中毒也何疑因密訪鄭仁家

事始知原有中葦之言且聞丁氏身傍別無穢獲止有一

第名丁好兒遂疾提到官與衆犯隔別嚴審給以王氏口

供云

仁之母

藥死鄭仁由於丁氏又給以丁氏口供云毒死

是真但毒藥出於好兒之手好兒聞此遂張惶失措急辨

曰此事與小的無干如何倒說是我夫有無干則有二干

者矣於我為倒則有於人為順者矣小加刑鞫則鄭奇之

畏禍好生與丁氏之乘機下毒并好兒迫於至親不得不

為助惡之事皆和盤托出矣復訊王氏何以含毒死不告

而告毆死則云初亦疑其中毒祇緣恨良玉之深故一口

咬定不欲使他人分過耳且欲賣丁氏得金為養老計是

以隱忍而不言慮其無售主也訊讞及此實有鬼神指使其間非卑職危言所能折也彼三犯者亦自良心勃發皆俛首其罪而不辭矣人命重情前後審異卑職不敢擅專理合具由連人解奪

解曰屍單即屍帳也誠獲奴婢也疾提急拿也與衆犯隔別謂以諸人置之別處使言語不相聞也倒說猶言狂告也和盤托出謂並其隱情吐出也如大盤設饌始也一殺一裁畢竟並其盤而推之使之盡喫也咬定猶言咋舌以含忍也售者賣物得償之名丁氏若死則無償賣之主也三犯謂丁氏及鄭哥丁好兒也前後審異

謂反案也連人解奪乞差官覆查以解決此冤獄也

林雲銘假命申詳

買屍圖賴

審得查應選以叔命控查承業也其叔母胡氏先經告縣
斷明病死有案矣選復出頭居奇曉鳴激切其干證查天
意等十餘輩又同聲左袒願立反坐認狀不得不詳行吊
檢以折其口選歸與天意等舁棺中涂投宿而頓棺於河
灘之內距旅店十餘里本夜更番往來看守遲明即喊稱
失屍具告承業盜竊夫棺即係選等舁擡矣投宿逆旅時
何故遠頓於十里外之河灘當夜既云看守更番往來承
業盜屍豈無見者此雖三尺童子亦知其為不根之詞但

不得其所藏之屍選等終不引服也

解曰叔命謂叔父被殺也承業被告者也前此已有訟
端其叔母恐其行檢已投狀自明其病死居奇謂奇貨
可居也哢鳴猶喧呌也願立者若行檢而虛罔則請伏
反坐之律預立認罪之狀也吊檢猶起視也歸而舁棺
者中國之法遠屍令民撻屍來邑中也頓棺停柩也

職識法密訪旬日之內得屍於選等所種之豈坪因覆加
嚴訊僉供選叔實死於病無痕可檢出屍撻擊至折骨而
亦無血暈聞有鄰人查高之父曾被毆死出鎗五兩買作
叔屍高始許而終悔計其所出遂將本屍密瘞而以臭牛

肉石頭納空棺中舁至半途詭稱失屍具告承業盜去此寔情也夫以假命誣告已當加等况誣告之後始而毀屍造痕緬以買屍克檢終則匿屍告賴其健訟亢勝變態逾出逾奇者乎兩造公詞如出一口應選依律論斬雜犯準配猶恨情重而法輕矣查天意等幫訟逞刃各杖以儆查承業等免議省釋

解曰識法知密訪之法也得屍獲牛肉之棺也出屍櫟擊偽造傷痕鄭瑄所云虐屍燒骨即指此類吾東無此惡俗也臭肉已敗之肉石頭猶石塊也逞刃逞氣以刀惡也免議無可擬之罪也省釋猶白放也○案殺人之

獄雖十人同謀只坐一人為一命無二償也今此查應
送之獄窮凶極惡查天意等幫助其事者豈可以難犯
發配而止乎此獄一斬二絞餘並刺配不可已也

馬瑞圖假命申詳

假屍圖賴

省得柴春心懷鬼蜮性秉豺狼與朱齊別有小隙遽以活
殺男命事控本縣立法于前凡告人命者必先據屍屬壇
相驗果實始準其詞柴春計無所出乃假告姪柴舍那身
屍移來相檢小人多譎智欲欺本縣以方詐料追覓兇屍
之王氏已泣訴而隨其後矣假命誣人又復盜屍罔上罪
合重科但察其人又係蠢然一物所謂今之愚也詐而已

矣。斯將舍邦身屍備祭埋葬以贖其愆。仍枷責四十板。以
為弄巧成拙者戒。

解曰：立法謂自本縣與民約法也。若如此詳則中國容
有不檢而斷獄者矣。幅員廣大故荒遠之地不必遵王
法也。王氏舍邦之母也。枷責枷囚而又杖責也。板者竹
簡也。譯書云四十板竹簡四十下也。○案擡屍厲壇之法

初見雖若踈濶。吾東之法檢官出郊。厥村遂亡吏校差
忤之等曳犢摘錡毀庾。破圉雖龔黃神明無以察矣。擡
屍厲壇之法似為便當。大臣奏而行之。未為不可。若夫
疑獄多端。並其行兇之處在。所審察者或出而行檢。或

出而躬審未可已也

顏亮揆燒棺審語

自縊圖賴

聶明儒當營兵索債之時置身無地得譚龍光留宿正如駭歎投林其有恩而無仇也明矣然營債之本利不能完而營兵之拷逼不可忍所以棄投宿之時各無照管竟甘心投繯於龍光之屋後若謂龍致死何不行究於他處而令畢命於本家龍雖至愚必無自招奇禍之理且使致死果係龍光其平日與明儒仇怨必深將見之遠避儒雖至愚必不肯止宿仇家以自送軀命也况前檢自縊傷痕鑒鑒即偶有別傷乃傷於索債之時非傷於投宿之後况屍

親聶明傳若非悞聽唆誣又何初健訟而今悔息也

解曰索價徵營債也各無照管無家人之察視也龍聶二人如有宿仇則主人無許接之理客人無投宿之理雖欲殺之不殺於其家故知其為自縊也

棺經前縣兩檢後停曠野區處原無守管不知何時何人因墾田薙草沿燒古墳一帶連毀三棺及蒙委檢始知明儒一柩亦在被燒之內地保呈明在案棺停曠野難責屍親地方日枕席於青燐白骨之間亦不能預料焚棺早設禁於墾田燒草之輩總之聶明儒生為負債之人死為累人之鬼似天亦厭其牽纏貽禍故散咸陽一炬以代六月

之霜也

鮮曰前縣謂前令也委檢荷上司委任並檢三棺也地保猶吾東之面任也呈明猶牒報也地方謂地保也以炸代霜謂死者死無足惜燒無可寃此俳語也

高翔落水雷語

兒溺圖賴

省得胡發乃胡君弼之僕與佃戶李俊及農人黃賓同庄而居因雨後盡出栽秧三家小兒群戲池內而俊子溺焉發聞兒呼疾趨抱之已無濟矣俊痛兒死無所歸咎而咎及發是以有打死兒命之控夫盛怒不及于細故大杖豈加于小兒况毆兒無證驗兒無傷衆目昭然合供無異即

欲仇發將以何罪加之且兒死而溺而不能問諸水濱亦何至誣及救者宣救者有罪而反以袖手為刃乎再四窮詰乃知疇昔之夜俊妻與發妻曾以護兒勃谿蓄忿于中假此以洩要之兒溺于水命也勢將誰懟但俊客居窮民兒既溺死勢難抱骨姑斷君弔出錢五千賙恤之以佃主恤佃戶義也非罪也

解曰佃戶亦君弔之佃客也護兒為兒子營護其非也

吾東方言
營那外

勃谿忿爭也○案胡發救匍匐之井此仁人

也李俊報睚眦之怨此愼人也忘宿惡而救新急非仁人乎略新恩而逞宿憾非愼人乎仁人被誣而追罰錢

恤人行詐乃反矜恤愚未知顏知縣之決獄果可曰中
理乎刀賴之賴每受獎銀賙金以此之故刀賴之獄日
滋月盛皆牧民者不達治理之故也況佃主奚罪焉

張一魁病死審語

道院圖賴

審得胡崇壽者一名火居道士又名陰陽山人口誦仙真
心懷鬼域道可道非常道矣前與洪汝遵爭奪門眷本縣
已經責懲乃復乘其建醮暖黨閤閹法壇肆行橫毆各有
所傷兩以保辜具稟糧衙未報而汝遵之徒劉乾病卒汝
遵竟以人命控之及吊查保辜卷內並無乾之名將無所
謂人命亦屬步虛聲乎然崇壽苟習守雌之教汝遵豈能

作玄幻之波並加杖治惡其賊道也劉乾身屍著汝遵自行
葬埋瞿七十免供

解曰道可道非常道老子道德經首句也門眷道士之
弟子如僧家之爭弟子也唆黨猶唆徒也保辜者請以
犯人保因以待辜限也兩皆保辜以相聞相毆也糧衙
漕司也吊查猶源考也漕司有辜限之簿而並無其名
步虛聲道士躡空之聲也守雌老子之教謂伏於人也
著猶屬也瞿干連人名免供不令供辭以甘罪也

李清病死審語

儒巾圖賴

審得朱其玖朱其昌同族而鴈行者也先因其玖於天啓

年間納禮部儒生給劉給通等衣巾於軒冕之榮而施仁
從外來者亦似足以驕其妻妾迺至崇禎四年輪當里役
適因其昌通糧其致開名逞督而同室戈矛從此始矣未
幾其昌心圖報復謬指通劉為偽而首學首縣柿巾毀通
夫巾通雖存亦是加冠於猴耳為榮有限迨并皮毛而去
之則誠辱矣自是而鄉黨譏之宗族笑之母若妻又怨且
尤之向之揚眉奮肘喜動顏色者祇足為削面貽羞之具
而剃髮有如薙草矣此伊母朱氏置告不止而其昌登門
之詈所自來也其致妻王氏挾其姑朱氏同為雌音不擇
王氏以七月角口以十一月殞身天亡耳朱氏告其致又

告且以立死為言何妄也噫亡妻之痛出自沙門恐又生
前翻笑柄矣然其自撫頭顱追怨於齧體之太毒者固難
以是為其昌解也其昌欠糧啓釁其致告情太過分別杖
做

解曰劄中匾衣舉人之服自禮部給之也故視為榮光
等於軒冕也施以下用東郭墻間事也輸當里役謂
朱氏兄弟輸視里中事也逋糧吾東所謂還上未納也
開名呈督謂列名呈狀以請督也匾衣劄中本禮部所
賜而其昌指之為偽告於學官告於縣衙以至毀褫也
首告也褫奪也剃髮者致也不勝羞忿削髮為沙門也

雌音不擇謂無識婦女語不擇發也角口謂口舌相角也自撫頭顱謂自悼其剃髮也齧體太毒謂毀巾褌衣也告情太過謂以自死被殺也○案禮部所賜指之為偽昌也其禍首也激發小忿毀其大質玫也亦妄人也此雖誣賴情無亮惡兩懲固當矣

毛賡南自縊審語

虐妻自殺

草菅人命敗絕人倫未有如陳丙殺妻一案者也丙訪草不悛因前妻物故斷絃未續窺鄭氏居孀慕色思娶而鄭氏不許狂且朝夕婪謀必欲得之而後已又甘認撫孤衆議退還禮金為三歲子衣食之費詎料紹婦毀節婦既歸

我兒不許見又以再醮相詆動加汚辱少不當意即私用
官刑解視痛責某年月日適丙以納吏赴東甌鄭氏潛召
其子留之一宿不意丙驟歸見則怒逐自此扑責拳毆無
虛日矣甚至以竹刑為輕易以鐵尺窓戶俱鍵解紛者欲
入無門鄭氏鱗傷遍體痛極難支遂于某日雉經嗟乎夫
婦人倫母子天性母朝入而子暮出情何以堪乃偵俟年
餘始獲一面斯時也犢舐口口堪憐猿腸寸寸欲斷豈竟
以抱魔之悲流連一乳遂至化肉為糜碎骨為粉生無三
日之完膚死作千年之怨鬼

解曰訪草謂採青也狂且謂狂童也婪貪也甘認謂甘

心約誓也相詆謂譏其失身也責打也雉經自縊也

傷哉鄭氏本棄其身以活子今反因子而喪其身死而無知則已死而有知豈肯血流肉綻折指折脅之軀為亮徒稍寬其報乎夫在內不過以財力自雄謬謂殺妻無礙況經縊死三尺之法可以倖逃不知鄭氏雖死于縊實死于毆縊固死不縊亦死今檢頭顱額角兩太陽及脅腔肋骨諸傷皆由鐵尺何一是投繯之左驗乎且臨驗時萬衆齊呼天理查其生平積案難擢髮數縣審一十二款祇就其有據者言之未足窮其虐焰之所至也國人皆曰可殺亡之何疑但慮其不速耳

解曰一十二款皆陳丙虐妻之條貫也○案吾東遇此
獄將如之何實因曰自縊致死陳丙則以被告人懸錄
法也然陳丙先已毆傷皆係必死速死之處而行亮之
械又是鐵尺則陳丙不可不論死也假如有人被人毆
踢頭有重傷幾殊而走徑自投淵則案因曰落水罪人
曰被告而其論死自若也又如有人新被重傷氣方垂
絕隣證的確而忽然火起被燒致死則實因曰火燒罪
人曰被告而其論死自若也此是法例按獄者不可以
不知也

審得鄒氏之被擄贖回歷今十四年所矣王廠之不收覆
水起于執理太過不以遭亂失身之故而稍有怨辭以致
鄒某兄弟欲甘心于廠並欲甘心于廠之母也鄒章周元
弟之儼然敵國起于矯情太過不以胞姊被擄之故而稍
抑其心以致王廠不以其姊為妻并不以其子視之為母
也十餘年來經院道府廳歷審定案為主廠者即當安置
出妻于別室令其子祁兒任生養死葬之事則不為廠也
妻者猶得為祁也母然後別娶茂陵以事其親而並育其
子孫亦處亂後權宜之道也胡為乎送歸母家禁絕往來
致絀室李氏續膠之會突如其來則其叅視者讎也夫有

所導之矣在章周自知姊有被擄之嫌復有毆姑之案自當緩頰開陳俾其姊于長門獨守以終天年亦為不幸之幸胡為乎于王廠重婚之日欲以四十年不覩面之出姊送歸廠室以作眼中之釘謂非覓端啓釁其誰信之致鄒氏出不成出歸不果歸歧處于杜大之庄屋廼至旬日未見夫家作何着落母家作何調停鄒氏以多病之軀遭此極難排遣之事夫不以之為妻子不以之為母又聞其新孔嘉有不撫膺而頓足者非情矣溘焉長逝誰云意外之事乎

解曰覆水用白頭吟文句也胞姊同胞之姊也歧處別

處也○案被擄失身之妻不與再好而答之曰執理太
過中國之俗大異於吾東也吾東雖眩隸之賤其妻失
身而見棄者父母兄弟不敢有言法官訟官不得強勸
況見稱孝廉為清明之士族者乎見謂之禮義之邦其
以是矣

于是章周以打死告王廠以毒死訖夫打死毒死總非檢
驗莫定然提及檢驗二字兩姓俱有不忍聞者在矣王廠
固是薄情然不打死于十四年前而打死于十四年後且
不打死于先娶鄭氏之日而打死于再娶李氏之年此何
為者至于章周一孱弱書生也世無鴟人羊叔子况毒死

胞姊以圖賴他人乎且不毒死于王氏之室而毒死于杜氏之庄又何為者且聞王鄒兩尊人皆名孝廉不幸值人倫之變閱其往來筆札皆痛自悔艾恥踊終凶隙末之轍不意兩節君者皆以執理矯情之過卒至兵連禍結而未
有已也兩庠諸生數百人皆仰體憲臺盛德作人之意與民無訟之心連名具呈激切籲息卑職細籌此案止有善處之方並無強斷之法蓋王廠之于鄒氏夫婦也夫婦之誼或可棄捐祁兒之與鄒氏母子也母子之倫斷難漸滅况今已及黃泉猶令無相見也于理安乎是以卑職一面令祁兒成服終喪設靈報訃以盡子情一面令王廠擇地

卜吉附葬祖塋以存夫道王厥但知以烈丈夫事責之不讀書之婦人絕不知以孝義之道自勉以其小子發學戒懲以為朴教庶生者不借死者為口實而子道又賴夫道以克全也

解曰終凶隙末按後漢書王丹傳云交道之難末易言也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謂不保終始也劬息乞為之息訟也黃泉用鄭莊公事也發學戒懲謂發付縣學用扑楚之刑以懲之也口實謂鄒氏以為言也○案中國之法士族婦女不遽行檢故此獄鄒也以打死告厥也以毒死告而提及檢驗二字兩姓俱不忍聞官亦不

檢而斷之也如此等項宜載之律令凡非情理疑亂及
若主自願者則士族婦女不遽行檢抑所宜也○又案
母子之倫雖重人子之處出母未有經禮豈可混亂如
此乎成服則可矣其服杖期也設灵於鄒氏之家不得
在王氏也歸葬於鄒氏之塋不得在王氏也乃縣官批
判反使設灵於子家附葬於祖塋天下有如是禮法乎
中國今亦衰亂無古人之法也每令王廠盡其夫道而
勿責之如烈丈夫嗟乎妻既失身又從而盡夫道有是
理乎丈夫通而不滯婦人偏而多烈每欲曲恕婦人以
收覆水抑何義也以吾東眼仰見華論誠有滋惑於中

者況士族異於賤類者乎

陳開虞兩殺判詞

怒淫雙殪

殺人者慎無赦其以烈丈夫殺人者則非殺也慮獄者之所慎也謝武之殺戴高緣高匿其妻王氏有日隣里居人皆知之未知者特武耳或謂高與王無通姦事查某月某日高自上午入謝門延及下午不去適武還家高始從後門出隣里居人又盡見之武始覺遂逐高於中道揪而踢之傷其腎旋舍武返臥室見王氏尚在整衣武怒岫欲裂毆之立斃毒手哉猶丈夫也雖曰殺非姦所律有故殺之條然與其苛而入之母寧矜而出之用振頽風未為不可

解曰慮獄猶審獄也

錄音

上午卽午初下午卽午正以

後也揪捉髻也尚在整衣明經人未久也殺淫者必於
姦所登時執捉並殺男婦亦不償命今其奸夫雖離地
而殺之其妻尚未整衣又於姦所殺之所以脫之也肯
引而納于死不如袞衿而出乎生

張一魁自殺判詞

妒影浪死

甚矣蛾眉不肯讓人雖有鶯羹卒難療妒又其甚者風影
生嗔乃蛇起嫉不惜舉性命以殉之此種痴情殊不可解
而徐氏其一也氏與生負邵某結褵多年忽於今年三月
疑其夫有外遇輒忿二焉縱使沾情風絮偶一爲之亦漢

家之常事耳何至搯此紅顏剪其綠髮吼既類於獅聲經
又同於雉慘短見褊心所謂自戕其命於邵某乎何尤而
乃借端誣蠆哉杖徐之甲以儆罷訟然邵生雖無伯仁由
我之愆能無漆園鼓盆之痛乎并從薄罰可也其唆訟之
秦坤十五并罰示創

解曰鶴羹按山海經云以鶴鷃為膳可以止妒梁武帝

郗后性妒或云鶴鷃為膳可以療妒遂令妒之果減半

是其事也弓蛇驚疑之病也晉書樂廣傳痴情猶言別性昔

人有嗜痴者南史劉邕傳故遂以別性為痴情也漢家謂男

子也獅聲按蕪東坡詩云陳季常之妻柳氏最悍妒

每季常設客有聲妓柳氏以杖擊壁大呼柳氏本貫河東故云河東獅子吼也雉經謂縊死也借端誣讖謂徐家以此刁賴也杖徐之甲取徐氏中首事者杖之也唆訟指喉起訟者也十五其排行之序次也○案邵生毫毛無失薄罰亦寃矣○按拚當作拌楊子方言云楚人凡揮棄物謂之拌也俗誤作拚又誤作拚按拚音翻拚音拚拚手也又音奮掃除曰拚也云少仅又音龔飛也頌箋今俗上疏每云拚棄廡隅即拚棄之誤也

王士禎弑逆判詞

與妻弑母

朱世壁以子弑母索氏以息殺姑真咄咄恠事令人不寒

而果无駁漏網踰年未之伏誅也釋其故有加功之袁大
俛首認絞殺人者抵讞獄者循是以論因當矣何暇窮搜
于恒情常理之外乎迨吊閱周氏屍圖致命傷一十八處
骨斷肋折俱註棍棒真傷庭鞫時世壁慙母冤不哀執袁
大之打不力而袁大仗辜填命甘之如薺轉詰袁文堅執
弑母殺姑無少游移逐一訊諸里隣取口供十有餘則愈
云弑逆情真即問有一二為世壁左袒亦不能諱平日之
不孝

解曰認絞謂甘心自服其絞罪也

問毆殺者絞殺

殺人者自服

抵罪而死則議獄者信而循之理亦當然謂函人以此

而漏網也吊閔言再起而閔實也執不力謂素大即殺
母之讎而執之不力可見其自戕也填命猶償命謂以
此克彼也素文即素大之親痛素大之誣服證其自戕
也

于是追溯天性乖離之故蓋壁素亡賴行盜竊母訓不悛
欲發其陰事由是挾妻黨之多助則殺機伏長舌復為厲
階則殺某成舊年正月先有放火逐出之舉至五月二十
日肆言打死周氏沿訐隣庄欲藉公言以緩其禍不意觸
逆以速其斃也二十三夜素大一門六口到家鬧喊把守
於外世壁以勸不得家務事一語喝止庄隣黎明閔傳畢

命庄隣往視先已釘棺何迅也有地方之責者押赴入城
中途寢許亮手屍親同顙分握自云在田不在家幻矣哉
世有平日游手不耕而中夜赴田戽水者乎有見人殺母
而不喊救者乎有統衆毆人而先為輿櫬者乎即世璧袁
氏不下手亦足論剛及真情漸露供出膾骨肉其夫婦
用槁衣槌打斷至創仆仆地母叩子頭乞省父面尤饒又
何恨未解復撞以頭咬其耳聽斷至此目眦盡裂人倫天
理至斯而滅天怒人怨至斯而極就此合檢合供便足定
招而猶恐有失又出示召十五庄里老公舉公結不敢縱
世璧悖逆并不欲貸袁大誣告即有某等十人連名公揭

言世壁弑母真確至某月某日覆審朱世壁袁氏亦吐實
無辨二犯凌遲處死夫復何辭袁大助逆加功仍當擬絞
解曰長舌謂妻也沿訖謂歷告也勸不得家務謂佗人
家事隣人不得勸沮也閔傳謂喧傳周氏之死也地方
猶吾東之面任也同夥分捏謂同黨之中分而二之謬
稱亮身在田也釘棺之具豫備於家中則非外來之寇
也招外寇而不救其罪亦當剛也乞省父面乞念亡夫
伉儷之恩也定招謂結案取招也出示謂揭榜以召集
也公舉公結謂聯名舉狀以結罪也公揭即聯名揭帖
也

李嗣京疑獄讞詞

義子弑母

方順一案蓋三復爰書而終不能釋然也順為權氏義子
負恩撫而逼姦其養女大妹縊且通大妹而盜其篋內之
藏金狼子禽心順之肉固不足食哉第原招謂順懼發篋
敗露置毒進鷄以死權氏則大可異矣夫砒之中人也裂
齒腐喉血七竅而死不旋踵權氏豈鐵石乎何僅一口吐
黃水得以三日延也親族問病之日權氏無他語止答以
腹脹夫果中砒毒是何情景而猶能以腹脹對安知河魚
之疾非其固有耶生不聞有危急之狀矣於死後云齒黑
肉綻乃主母之屍既不便於驗視而第指胡承祐等見之

夫既見之則當時僂應驚駭詰問死因何以寂然含驗也
即此鷄專奉主母餘人莫食之言亦頗隣於恭敬若謂恐
傷傍人而戒勿食則又明示人以有毒矣豈陰謀者肯作
是語乎

解曰權氏嫁于方氏有子方日念

似是前妻子

使之別居另

取方順者為義子又取一女子為養女乃義子通于養
女以竊其簋簋之金而權氏以病死既殮四十日之後
日念視篋無金乃執順以為毒戕也隣近也

况毒死權氏亦甚無益也權氏有子方日念雖平日與其
母別居母死終必收其囊橐順即毒氏豈能并日念而毒

之且篋中包石既能運入于未毒之先何不運出于既毒
之後顧留此為進毒之左證乎如曰日念扁幃之急勢不
及運則此奴亦何難竊負以颺而留運不去亦殊非進毒
初心矣夫日念於疾革不問於含物不親止知母死而家
簫我操喪畢而銀篋可啓矣迨啓篋得石大失所望始以
殺母見告亡盜耶告弒耶告盜則自有盜財之本律若告
毒死又不應在四十日之外矣是日止從阿堵起見弒母
之說特詞內之駢枝耳夫以蓋棺不驗之屍而懸加凌剝
不赦之罪本犯肯心折否此案似應就盜論盜若毒之說
存疑可也

解曰扁幘謂扁鎖而封之幘幘以遮之也颺謂走也阿堵猶這箇謂金銀也駢拇指謂附生之贅語也

出莊子

周亮工自縊批駁

驕妾弑嫡

黃氏之死雖屬自縊但從傍冷言挑激者誰耶室中既有王氏李氏則明明寵妾殺嫡之定案矣但云角口傷從何來若不橫毆何因自縊雖投繯無死法或毆後逼勒或痛楚自裁似不當照尋常縊殺以一杖了事也王氏李氏激令嫡室黃氏自斃而逍遙室內享死者之榮竟不到官天下之為妾者何自適為適者何自苦耶仰耳確招解報解曰角口謂以口舌爭也一杖了事謂罪止杖懲也仰

望也確招謂受其真確招招也

馬瑞圖誤藥批駁

庸醫殺妻

省得江思乃江京之弟也忽以活殺妻命控京本縣疑之
未有親兄無故而殺弟婦者且該方地保絕無報呈必非
真命適有往府公幹之後行至中道忽迂其途而過之呼
地保隣佑一訊始知思以賣藥為生其術甚庸其手甚辣
妻患和平之證而思以狼席之劑攻之不旋踵而畢命此
其以刀圭殺人之長技也不訟已而訟人不訟侂人而訟
其手足宣此殺人妙術得之家傳向為父兄所授故追咎
其所從來耶痛責杖懲使之悔而改業

解曰控京謂告其兄殺之也真命猶真殺也狼席之劑

大毒泄下之藥也手足謂兄弟也

義見袁服傳

杖懲杖其弟

懲其妄藥之罪也

○

案殺人者死則誣告殺人者誣人

以死罪也誣告其兄殺人者誣其兄以死罪也倘獄官

誤決依其控而償命則其兄之命非此弟之所構殺乎

以弟弑兄而一答不加唯以庸醫之費人薄受痛責豈

所以培植風教者哉中國批判多非先王之法不足觀

慕庸醫殺人自有本律非今之所謹明也

欽欽新書卷之六

、 洌水 丁鏞 輯

批詳島抄三

王士禎大慙申詳 聚徒弑兄

江象豫之弑胞兄象乾也挖牆搗卧叢械剝屍非其僕即其佃先請命于白日乃行亮于黑夜聚離校聚夥倍毒操謀與操刃何殊不討賊且謂之弑兄况教猱升木乎按殺暮親尊長律合擬凌遲其陳大奚山即象豫之佃僕擬斬均無枉縱若逸犯趙四亦象豫佃也秘語密謫率先定計復有三子奮勇助殺揆之倫兮稍遜于象豫按之法紀更

甚于陳奚伏祈憲臺先定信讞嚴緝逃亮勿因一犯之在
逃而賒群亮之斧鎗乎

解曰胞兄同胞之兄也挖牆擄卧謂穿壁而擄其卧處
也叢械剥屍謂衆仗等刀棒以斫其死身也佃崔奴也聚

讎謂行亮諸人皆衆乾之群怨而其弟嗾令行亮也聚
夥即賊人聚黨之名也不討賊者齊崔杼弑其君而立
景公杵臼景公既立不討賊春秋之義謂之弑兄也密
誦謂隱處訶責也信讞謂真實之議判也嚴緝謂緝捕
也賒貸也鎗槍也

稽永福故殺覆勘

倚兵殺長

劉進忠倚兵索夫活殺甲長余越椿於俄頃傷械并確律
抵何辭然抵有繯首駢首之分引律不可不正而殺有毆
殺故殺之辨極情尤不可不真夫使進忠索夫之時椿不
憚忠而與之聞乃以不敵忠而被殺於忠則律忠以鬪毆
固足正忠之罪而瞑椿之目也及查前後抬情進忠一帶
刀入巖村仁之婦子靡不鳥駭歟散矣越椿以乳仁甲長
獨當其鋒夫何敢持空拳冒白刃哉乃勒折夫價不已椿
方束手無措忠遂大肆咆哮一舉刃而直刺其腎再舉刃
而重刺其股且檢有偏體重傷連尻紅紫是刃與挺交加
有不立斃其命不止者故前讞分獨殺互毆以釋鬪毆之

義以明越椿非鬪毆致死進忠非鬪毆之足蔽其辜也今查忠與椿無積怨深怒先事固無謀殺之情乃以索夫價未遂而逞忿鼓刃則臨時已具必殺之念擬以故殺允不為枉查故殺之例卽附於鬪毆之條故前讞引鬪毆而依故殺今恐律無兩議相應改叙具詳

解曰倚兵索夫謂藉軍兵之勢而求索夫價也夫價如吾東之保布蓋此越椿以甲長負欠不以領於隊下也傷械謂傷痕及亮杖也律抵謂照律以償命也繯首絞也駢首斬也鬪殺則絞故殺則斬此其別也律無兩議謂鬪殺故殺不可不歸一也相應改叙請上司改定此

識也

趙進美刼殺批判

崔奴弑主

王承祚生于純袴遇下寡恩近而肘腋之間既伏讎戈遠則擾鋤之皆其敵國祥福乃佃僕也勒銀佔女之恨素蓄於中知立十亦懷夙憤遂糾馮柱朝俚為內應小忠信文等為外援塗而操戈挖牆而入偕明火執杖為名以遂其報讎洩憤之實亂槍叢刺斃承祚於牀褥之間且掠其資囊以去慘變極矣本道以案關重辟駁雷再三祥福等供吐鑿鑿亮俚執證甚堅况有亮器昭然賊物累此案遂無遺議除立十柱俚已伏冥誅外坐祥福以謀殺家主律

凌剝不枉

鮮曰佃僕即雇人以治田者所謂雇奴也勒奪也佔覘也蓋承祚平日以貨色結怨也塗大路也本道上官自稱也已伏冥誅謂不待顯戮先已死也

至於小忠信文供係祥福糾合前來小忠雖執棍旁立殺時並未下手信文雖持扁袋物死後亦未分贓然弒問執棍旁立意欲何為不因殺主而至將為救主而來乎主資宣私運之物人家非夜入之時既已傾罌倒瓮盡長鯨吸川之能而猶謂醉翁之意不在酒其誰聽之弒主大逆凡預謀者不分首從同罪未敢原情輕出二犯係承佑佃人

承祚與承佑係同胞兄弟應照僱工人謀殺家長期親律
與祥福同科蓋仔原因淨手開門念屬孩童免議餘亮行
縣嚴緝務獲以正典刑

解曰持扁貸物謂執通器以收藏盜物也二犯謂小忠
信文也淨水謂上圍也免議以幼弱免坐也務獲謂餘
亮在逃者期必捉獲也

倪長珩糾殺批判

嬖奴弑主

朱阿寶為俞君藥嬖臣治主僕而夫婦者也君藥以伴宿
有人斷絃五年而不續不可謂非情種矣其亡妻所遺之
物藥數百金既以門內之事委之阿寶則北門鎖鑰必非

君欒自操朝侵夕耗其所由來者漸矣乃君欒素不提防而稽查蓄積於一旦豈非以色衰愛弛之故而追咎餘桃駕車之辜耶聲言送官而寔不送官蓋欲怵之以威使止自後之竊而不知反為召禍之由也

解曰嬖臣即男淫也朝侵夕耗謂尚寶潛行偷竊也稽

查謂點檢而查核也餘桃駕車用彌子瑕事也

亦衛君之嬖臣

送官謂捉送官司也

糾集亡命黑夜逞亮而君欒之頭顱立碎矣受人斷袖之恩報以屠腸之慘中山狼之奇橫果若是哉尤可恨者被殺之後群虎斂散而阿寶又逃之七百里外匿於中貴之

家以致漏網四載懸案不結池魚林木之殃遍及於遠宗
近族杖斃者一人死獄者二人邇其所由是阿寶不唯弑
主又且弑兄弑伯弑大父矣擬以凌遲猶覺罪浮於律但
恨法不可加耳阿龍以十五歲之憨童殺人不辨焉能借
箸於人不過因人長短及見白刃上手不覺肌栗膽裂而
抱頭竄伏於中庭矣開以一面似不為縱

解曰按漢書佞幸傳哀帝嬖董賢嘗晝寢偏藉上衾上
欲起賢未覺上不欲動乃斷衾而起此云斷袖用其事
也山狼謂狼子野心也奇橫猶奇禍也中貴宦官也懸
案謂搭掛獄案也弑伯謂伯父也開以一面謂解網也

○案男淫之俗中國忒甚觀此判詞不以雞奸為惡事
唯知狼噬為背恩責之如夫婦之義蓋其習俗已成雖
學士名官不知此事深傷天理故其詞如此日本之俗
亦重婬非以此言之吾東誠禮邦也

趙最起獄申詳

男淫疑殺

看得陰陽位以十五校童黃田悅其色而求與為好觀其
導款曲於謝紅侯機緣於觀劇似非僮父狂且躁率無術
者此即使前魚驚餌何至焚鶴碎琴況位果流水無情謂
當過門不入耳乃寂々書齋獲々入幕月極春陰夜方丙
矣而忽作正襟之拒以惱襄王當非情理之所有也且同

出不歸紅已可疑撈屍而起驗已非溺位母不於此時根
究而輒於深瘞乃曠越經年方修怨於夙訟之陰明異且
有財買黃田謀殺之控此其可疑者一也雞人始唱行者
漸稠昇屍出城見之何止一曾天壽追事久而壽並游移
其口矣此其可疑者二也痛毆之時紅宿何所而不一放
援此其可疑者三也撈屍之際衣在何處而不一致辨此
其可疑者四也然則腹不脹滿甲無泥沙垠上鱗傷胡為
乎池中則明翼情書黏單之訢與其母文會不歸之供更
逗一疑緒矣竊恐少年場不無如田輩者為之陰措於其
間此前院應蚤有夙夜多露之駭也是獄也終屬疑團要

非鐵案夫讞獄者每於死中求生未有於矜疑可釋之人而反予以死法者今蒙恩施祝網之仁正合赦款改戍之例

解曰陰陽位人姓名也

陰姓也

謝紅其媒者也觀劇看戲

子也正襟之拒苦招謂陽位拒姦也驗已非溺謂檢屍腹不脹滿瓜甲無泥明係死後假溺也夙訟謂曾有爭訟也買控謂行賂以買其誣招也壘二鱗傷謂陽位生時被毆有痕不止一二處也情書黏單明翼以黃田抵位之情札黏連呈單以明黃田之不殺也文會不歸位母謂位赴書齋而不歸明被殺於齋中也翼辭與母辭不

合故為一疑端也前院應者前官應姓也赦款赦文中條例也改戍謂謫戍於他方也

張能鱗奸獄回批

僧淫判殺

妖僧許喜然倡教白蓮愚民煽動衛勝八方奉之為佛而某氏旋謂之為夫矣錫飛西蜀携來巫峽之雲履竊東牆揖入摩伽之席愛河溺性怨魄先沈火宅焚軀寃骸被燼傷哉勝八媚禿首而失其髮妻信符水而沒其生命依沙門而得其火羹之報者斯耶魔亦可畏哉有因姦致死之正律無煩謀殺之深文速決此髡以填冥獄

解曰某氏勝八妻也摩伽者楞嚴經云阿難出游為淫

婦摩騰伽所誘撫摩淫躬樂毀戒體是其事也爰河者
楞嚴經云爰河乾枯令汝解脫謂愛情如海河之溺人
也火宅者法華經云三界無安猶如火宅象苦所燒我
皆濟之

番禺雜記云廣中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

周亮工奸獄駁語 強奸為和

律云止殺死姦夫者姦婦依和奸律析然不云止殺死姦
婦者姦夫以和奸斷也和奸雖無疑姦婦已死姦夫未必
不欣然願相從地下也是否止于一杖仰該廳耳確括報

解曰此獄本係強姦致命該廳丞佐設誣以和姦而欲

活姦夫故櫟園駁之如此所以為寃婦償命也其云欣

然相從於地下者譏切之辭是否以下謂其罪不可決杖而止也

王階逼殺批判

強盜自縊

省得放債之利每兩重只三分償債之家年久不過一倍定例為然揭成曾貸偽兵王有司本銀七錢置年還過十二兩夫亦可以焚卷矣不料虎嗜難厭仍逼六兩欠票以七錢之本而索十八兩之債此是何等利息不惟子大於母指粗于臂幾至孫通于粗髮重于身矣擴而充之即有郭家金穴豈能厭其所欲乎然而有功之心倘不止于此也殆有甚焉據成女口供謂本月某日父出未回有功率

領臬僕王三同轎夫二人先到母舅毛雲家吃飯畢轉到成家索洗湯浴時已將晚即令鋪床要睡成家止得住房一間成妻毛氏因避瓜李之嫌不肯留宿有司硬住不去又討酒吃無以應之致氏投環身死迨鞠王三暨各證供吐皆一一與成女同辭夫傍晚索債者何意硬要止宿者何心為乘氏夫之不在耳即使床頭有酒以待不時之需猶恐醉翁之意不僅在此況于色心不遂酒興徒濃兩無以應有不吃哮而索命者乎嗟毛氏苟非萬不得已何忍棄枕上之髮夫割懷中之愛子捨生門而就死路耶姦雖未成死案由此他人之為要者或曰債逼命或曰姦致死

一之為甚有四耳焉可謂具無人之力者矣天理赫々王
法々職何敢妄為出入

解曰年多不過一倍者吾東之所謂子母定式也梟傑
豪奴也傍晚猶言薄暮々求求宿意在強淫也出入猶
言闊狹也

顏克撥老獄改議

誣服伸冤

此一獄也姑無論致命傷痕有額角太陽膏肓心坎等處
棍傷種々儘堪立斃而腦後紫紅僅居其一也即本縣簡
軍原稱棍傷者九拳傷者三踢傷者三打到撞傷者一而
未有一字及鋤柄傷也今據招供喫飯確供者有耳根一

鋤柄耳乃簡單但云腦後紫紅色係打倒撞傷撞於地耶
抑撞於鋤柄耶即使撞於鋤柄然既曰打倒撞傷亦是以
腦斃鋤而非以鋤擊腦也明矣人命以簡而信乃不憑簡
單而憑痛迫之口供則箠楚之下何求不得當陳六被毆
時在場目擊者為伊父陳尾夫豈猶涉風聞乃初詞則首
謝迺次謝巢而吃食居其三緹告則首謝寵謝安次串名
巢迺而吃食居其四世未有舍劫盜之元兇而反重加功
之羽從者今細閱招情其稱各執木棍者迺與巢耳陳六
甫斃而迺巢遽遁虧心畢露傷杖相符殺六者自是兩傲
第彼吃食者豈不知殺人者死而甘心認之夫亦出於莫

可如何耳今六閻年所矣讞者未敢為吃食開一生面亦
以人命不可無抵請迓巢不出則吃食不生然以爰二兔
脫而竟使雉羅彼冤魂有知亦當踪跡二犯於天理逆旅
間自為人立之啼而未必向棘木園扉怨代桃之僵李也
但吃食以浮糧帶戶往田爭論原非大仇似當無殺六之
意乃二第執棍隨行拳踢交下而阿兄曾莫之阻則雖無
殺六之事而似有殺六之心合無照元謀者律二等改配
牢他日迓巢緝獲難辭繹首噫六年連犯鴈香魚沈安知
其不羹江魚之腹而充豺虎之腸哉今而後彼吃食者乃
可吃食人間矣

解曰簡單屍帳也

開列謂之單

喫飯確供猶言茶飯常說也

吃食犯人之名

吃食人稱

始告云諸謝之毆傷變招云吃

食之鋤柄傷而招詞與屍帳不合故此議明之為吃食

脫出之格也串名聯貫二名也羽從謂翊佐也虧心歛

懼之心也不可無抵謂不可無償命也請近巢不出謂

吃食心冀近巢之出抵而近巢不出也人立而啼用公

子彭生事也

齊彭生冤死化而為水人立而啼

代桃僵李謂吃食代近

巢而在囚也浮糧蒂戶謂行乞無根之客戶也吃食於

近巢猶為遠兄弟故曰阿第阿兄

李嗣京冤獄審議

枉告伸冤

審得任君佐任君弼之死于河也指甲之泥沙腹肚之膨脹已足定溺水之案且君佐屍漂五里君弼屍漂十里撈驗之日體無寸絲即兩屍之裸體而浮沈可識其解衣而就涉乃任佛一獄十年屢讞游移者以該州初審跡漏確證無人止一負衣同三字決其讀竟以未到官三字了之人命重情不求認於地方而僅取結於里逋彼里逋者豈刻守水濱一仁向褰裳而物色者哉夫人命大獄曾無一人目擊其毆而祇憑一結之空言執法以抵有是死法乎該州之初讞闕佛者想亦憐兩命猝亡孤嫠苦愬簡舊案而厚誅於佛也不思佛即窮凶極惡乎而連殺二命當

亦鼠竄之不暇尚能久立河干俟兩婦之偕至而從容與
語耶佛洵無死法也查例用強毆打果有致命重傷雖有
自盡實跡依例追給埋葬銀兩發遣衛充軍蓋指真正下
手者言也今二屍有傷無證則任佛之毆終屬影響似難
引用前例且任仙已累斃其國棟諸人獲日另結
解曰里遮里中差役之人也遮人送一結里遮之指結也
任仙疑任佛之弟凡也累斃囚死也係累者獲日得暇
也

王度復讎駁議

孫復祖仇

朱永貴毆死朱希儒稍報祖父舊讎自投領罪該州參云

夙怨欲報甘心漕撫駁云千秋名義所關非獨一夫存亡
所繫今據儒兄朱希正供稱希儒先因墳地毆殺貴祖朱
邦寵後恐報讎殺死貴父朱之高據儒妻韓氏供稱晚嫁
不知但曾聞儒說與貴有讎夫希正為儒之兄韓氏係儒
之妻交口稱仇則復讎為誠確矣但律無復讎赦條先儒
謂非闕文蓋以不許復仇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
許復仇則人將倚法專殺無能禁止故叮嚀其義於經而
深沒其文於律韓柳二議俱以原讎之有罪無罪定復讎
者之出入按貴之讎釁起墳地則義不受誅况祖父兩世
之讎乎假令貴以世讎鳴安知不為之高之續誠如文仁

所云抱微志而伺讎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以公羊之說未可以為斷也儒之若兄若妻哀求息訟倘亦知出甬反甬子報父讎之惡可已乎先儒謂有復讎者事發奏聞酌宜而處則經律無失今貴讎復兩世自首甘罪亦千古來不少槩見之事似應奏聞

解曰領罪自任其罪也知州論朱永貴報怨當死王平子時為漕撫獻此議以駁之也先儒以下韓愈復讎議文也義不受誅謂無死罪而被殺於希儒也之高之績謂鳴於官則又將如其父之被殺也○案周禮云殺人

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

亮人

反殺

朱希儒之謂也意者

朱永貴是同族而微賤者故兩世被殺而不敢鳴官及永貴報仇之日知州猶參覈以論死也

王仕雲誤殺申詳

認盜殺良

雷得朱玉甫以鳥鎗中傷洪宗元也無論在晨在昏畢竟是誤非故聞湖陽惡俗鄉居防盜多用鳥鎗非是火攻為上策不過借為號召先聲使賊不敢近耳彼時十人蜂擁入門玉甫誤認為賊隨用鳥鎗號召行故智耳不料宗元應聲而倒如曰有心則十人皆在欲殺之列矣若謂並殺十人恐無此理若謂止殺宗元則玉甫豈有穿楊絕技能于十人之中遙擇一人而斃之乎即此一推其為誤殺無

疑矣照聞毆律擬絞此定法也查聞毆不列十惡追給埋
葬邀恩援赦亦定法也蒙批提同行縣差某等立訊晨夜
誤故情由今查某二一則久故一則在逃疊催年餘縣稱
無獲合無請照原擬早定爰書可也

解曰烏鎗烏銃也洪宗元等十人本官差也十惡謀反
試逆之等見大明律蒙批承上司題判也上司令提問
縣差等以決誤殺與故殺也○案誤殺有三認甲殺乙
一也認盜殺良二也認物殺人三也此詞未當誠以認
盜殺良法當減死朱玉甫妄率輒以群行者為盜而遽
放烏銃其情與十分認盜者不同所以宜死若十分認

盜何至擬絞哉朱玉甫雖無弑殺宗元之心而本殺不
明認之盜則與殺平人等矣何不明言此理也

張一魁自殺判詞

佃客自酖

審得洪賓之父絀賢乃生負胡某之佃農家終歲勤動視
一粒不異珍珠以芒冬之穀納稼此非大無禮也何其不
惟麾之門外且勒以置酒贖罪贖不售酒食是儀為絀
賢者亦窘矣哉隨以前穀易酒面請行成而後已同佃何
君舉惡其壞例聚衆而訕笑之絀賢羞窘益其遂仰藥而
畢命矣胡某素讀詩書縱不能以寬厚自處何至凌弱以
強使窮民不敢言而敢怒以致其視毒如飴命同草菅責

以伯仁由我之言尚恕辭也姑罰穀備賑并杖君舉庶慰
幽魂

解曰生負者廩生額進士之等也贖躬不售謂芒穀不
納也行成謂和平也禮待生負故不加杖責乃以罰穀
贖之也

張一魁自死判詞 救人自溺

雷得吳壽艤戶也有撥兵張起鳳自威平赴府欲趁便舟
而艤戶畏兵如帟辭之甚力迨起鳳一躍登舟訖奪篙櫓
艤戶惶惶無措跌落水中起鳳見壽落水即自入長流意
在撈救孰知失足風波之艤戶反起得生從井救人之起

鳳遂長往不返乎當日同舟程文子聞見最確且撥之情
理世必無艤戶毆兵而且淹而殺之仁理但招仁舟子何
反其常性而拒客之堅也不使登舟致其落水是不可不
杖懲耳

解曰艤戶慣水溺而不死撥兵未涸溺而遂死其勢然
也然愚意撥兵方怒何遽相救必此艤戶跳入水中撥
兵乘忿相逐遂至墊沒耳其必以撈救言之者表有好意
以輕艤戶之罪也

張一魁自殺判詞

怨隣自縊

省得何文斗與何其隣比隣而居文斗有婢菊花亦止于

東籬傲霜可矣奈何因而傲人與隣妻洪氏甬口詈氏甚
毒氏不堪著辱而奔訴文斗不意為文斗者止知為愛菊
之陶令不解為睦族之張公簿言往愬逢彼之怒氏遂憤
懣投繯雖曰紅顏輕生得非青衣譏言所致乎威逼之條
不能為文斗寬也

解曰往愬謂洪氏往訴于文斗也○按文斗怒罵不知
如何而威逼之目似過矣

張一魁威逼判詞 圍擒逼殺

吳甲雇方順作柴順竊其柴四擔亦小人苟利之常不意
為甲搜獲有方三安者處銀四兩償之事可寢矣據其所

爭僅枝柴數束並未毀傷其山木干犯推政也何為而架
詞控部乎領差往視順卧病在床奄奄一息聞之且憤且
懼遂於是夕云亡原甲初意不期遽為催命之符但拘者
在門死者在室謂非由於逼迫其誰信之近日奸民動以
越空逞技不圖為虐之至於斯也杖有餘辜仍斷燒埋銀
若干給主

解曰催方順者方順為傭賃也方三安起即方順之族
屬也四擔之柴償銀四兩明吳甲武斷也推政推禁之
官猶吾東之禁封山也架詞架虛辭而誣之也控部謂
告官也拘者捉人之官差也越空越訢也給主以埋葬

銀給苦主也

僧曰燒俗曰埋
通稱燒埋銀

張一魁威逼判詞 搜索駁死

周其山武斷一方乘變熟之時糾族禁盜族人周其義失
變山為沿門大索搜及洪充之家夫斗粟斛麥誰家蔑有
且本族之禁規既不可驟施於外姓而竊盜之穢事又不
可濫加於平民山於此有二失矣充偶他出妻子驚惶出
奔幼女墮入塘中遂爾畢命據云女自失足非閑已事狎
不思此處之塘不自今日有也此女之往來塘岸亦不自
今日始也何以他日不淹而忽淹於今日山雖百喙何辭
合于其山名下追燒埋銀若干與楊波助瀾之其義分別

杖警

解曰據云者按周其山供招云女自失足也

趙開雍過失判詞

揮鎗誤中

房星燦與房邦相原有睚眦之嫌祇因星燦醉歸向妾吳氏索水稍遲互相詬罵邦相勸之不意星燦揮鎗一擊其妾走避而誤中邦相頭顱十日之後破風而死論法不容以醉寬而原情則實以誤中夫戲誤過失三殺同條過失最輕以其心非殺人之心其事非殺人之事也權誤殺中又有辯焉因謀故殺而誤殺旁人者以故殺論蓋其心乃殺人之心其為事亦殺人之事也誅意誅事律無行之本

意毆殺者罪重則誤殺旁人者其罪亦重本意毆殺者罪輕則誤殺旁人者其罪亦輕星燦所毆者妾也卽或毆殺按律不過滿杖滿徒而況乎誤殺而況乎醉後之誤殺哉既據該縣屢詳未減又查與赦例相符則改擬滿杖而斷給埋葬生死可以無憾矣

解曰先言有睚眦之嫌者若主以此疑其故殺而告之也吳氏星燦之妾也邦相勸之者勸其解怒也鍾與刻通刻田之器也

以刃胃之於非端刻土使平

權誤殺中者權於誤殺

之中也屢詳猶言屢報也滿杖二一百也○案懲惡之法誅其心而已誅其心不過撞其妾而已故未減如此

胡升猷過失判詞 五 棹鉞誤中

人命申誤殺之情未有確於此案者殺人之具非挺則刃
未聞以法器行亮而殺人以鉞者也呂士達修齋薦七令
僧如海棹鉞為戲即此一念於事佛為不處於事亡為不
孝業有可死之道矣如海辭以手法不熟強而後可此豈
有殺人之心哉及棹不中節而觀者譁然亦可已矣乃士
達不容中止必欲盡其能事而後快是何說乎如海無妄
九之技而操撫鉞之權其不以人為試者樂希矣一棹再
棹而鉞鋒之下適中士達之腦門血流一夜而殞命是其
死也自死之耳於如海何尤呂愛痛子之深而歸罪如海

亦其情也但姦婢恠咀之說何為乎求裁律以誤殺之條如海之罪止此矣如欲深求則起士達於九原而始以不孝不虔之罪也

解曰鈹鈴也南齊穆士素造銅鈹其圓數寸又扶南諸國有銅鈹其圓數尺以葦貫之相擊以節樂也狀如饅頭故有鋒稜可觸也薦七既死每七月七日薦福于冥司也呂爰死者之父也恠咀誣之以咀咒也

李嗣京詐獄覆審 瘋狂飾辭

審得李綿六之議抵也以毆死雷明四也而綿六之毆死雷明四也則以其外已投牙且入門推刃也因毆得死因

死得抵七年成案何容更喙祇以縣審初招曾據綿六飾詞挿入狂病二字遂開展轉辯端茲且未論明四之本非瘋卽信以明四爲瘋也律無瘋人殺人在赦原之例又寧有不瘋人殺瘋人反得原宥者耶且原被投詞告詞并地保呈詞并未言明四爲瘋也尤縣丞相視申文亦未有一字及瘋也至十一日綿六訴詞突稱明四舊發瘋疾而讞者遂藉此爲亮人之出格死者其瞑目乎况攢擊多人出門踢肘母胡氏妻蔡氏之抱住熊湯人蕭未六之昇歸則明四之死於毆而不死於瘋也明矣若非毆也其滿身血瘡痕跡斜圓從何處得來乃猶轉置一辯曰彼生前之延

醫請禱俱病者據也則不思醫禱之說凡世俗之怖死求生者皆習用之不聞專為瘋人設而獨於杖毆者廢也此一案也惟當問綿六之毆不毆不當問明四之瘋不瘋亦惟當問明四之傷與不傷死與不死更不必問其家之禱與不禱醫與不醫前道讞詞云正以瘋顛二字不能為綿六寬此真鐵案矣合仍原絞

解曰議抵謂完決以抵償也投牙謂聞也戰國策范雎曰狗無鬪者投之一骨群起相牙推刃謂相廝殺也公羊傳以受誅復讎為推刃之道也投詞最初投牒之詞也出格謂生路也

江牌譜有前道謂按院之前官也

劉沛引浪死申詳

淫酒醉死

省得汪六水戶也依粉黛作生涯耽麴蘖為性命有同類
之趙華所去冬十月來過六邀入趙倍初酒館雖云與趙
拂塵然實借客陪主以決其朝酣暮醉之常耳詎意三斗
甫行六先酩酊無之烟味相冲酒興與氣逆遂長醉而不反
矣職初疑有別情故爾遽呈上報茲集諸犯細鞠有同會
之沈文甫等供吐甚明實係醉死即汪六之母游氏亦稱
六有舊疾則為培初者以赴無心之招適逢多事之會早
知劉伶過死於荷鍾悔不溫嶠長往於絕裾已經批委縣
丞相驗明白委無別傷相應詳銷憲案

解曰拂塵謂掃榻以迎客也借客陪主謂二趙也晉書
云溫嶠欲往江南奉表勸進其母固止之嶠絕裾而去
今引喻似不當也批委吾東謂之題著也相應猶言理
合如此詳銷憲案謂論報以毀上司所在之檢案也上
司謂之憲臺

趙開雍保辜覆擬

折腿刺目

孫坤亨等挾孫允中之夙嫌折其腿復刺其目殘暴已極
不可謂無殺人之心矣斧折腿刺目苟不當時身死皆得
以辜限保之幸以平復止于一徒即不幸而致命亦止于
一絞以其傷非必死之傷故其罪亦無必死之罪也不然

以文弱之子矜而遇宿仇之群惡使有心必殺即立刻斃
之亦復何難而仍得延喘於三月之後哉夫律法之設誅
意與誅事無行者也以誅意者原情故謀故者斬所以誅
犯者之亮心以誅事者揆法故非殺訖不問謀自非當時
身死不問故自所以防屍親之圖賴今坤亨等情雖極毒
而法有明條相應仍照原擬分別絞徒情罪允協

解曰孫允中生負也故曰文弱之子矜也不問謀者雖
謀殺不問也不問故者雖故殺不問也此獄乃於辜限
之外被傷者竟死故罪止於絞徒首犯者絞次者徒若死於辜
內其律更重也

紀咸亨疑獄覆議

掘塚無證

覆審得掘塚大罪也駢死大戮也不得之所見而得之所
聞疑事也疑而辟仁者不服况疑中之疑罪外之罪乎如
程明宇發掘趙山祖塚所據者惟羅榮春活口今再審羅
榮春所報仁發塚也未嘗報發塚之為程氏也揣其事理
幽獨隱情誠哉於程氏不能無疑誰無父母道路寒心宜
初讞皆從重處然拊老主謀之程士亭斃於獄者天刑矣
就使的仁無疑程明宇已得微為從之減死四隣里長并
無一人見證僅仁一黃口之羅榮春而又不能一手指定
則將以何者為確供實據而死程士亭者又死程明宇

且妻死之日即為掘坎之日坎之掘去坎之造止隔一夜
揆之情理謂程明宇妻死歸怨趙致淚未收乾遂以松楸
洩恨鉏鉏爭先微獨情有所不然勢亦有所不暇矣今趙
山以祖棺久露士亭斃獄亦願息爭理應開豁各照前擬
解曰拚老謂毀棄老者之體面也拚音翻
掃除也為從之減謂
明宇不過隨從宜減等也掘塚在明宇妻死之日趙山
葬祖之翌日故云不暇也○案此條非人命而審讞之
體無少差別故錄之

紀成亨親親親

孫家無

諸君得福祿大罪也

諸君得福祿大罪也

諸君得福祿大罪也

諸君得福祿大罪也

諸君得福祿大罪也

諸君得福祿大罪也

諸君得福祿大罪也

諸君得福祿大罪也

諸君得福祿大罪也

11

2

